

# 廣西大管家

## 黃旭初傳真

● 粟明德（廣西省同鄉會理事長、世界廣西同鄉聯誼會署理主席、大學教授）

### 天性沉默忠心耿耿

中國大陸變色之前，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九年間（民國十五年至三十八年），廣西省是桂系的鐵桶江山，國民政府中央的政令雖能到達廣西省政府，但被隨意取捨，凡是不利於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旭初「三位一體」統治的，一概高高掛起，無損而有利的才採擇施行。至於省內黨政軍人事，更完全由廣西當局自由裁量，中央政府甚少主動過問。

李、白、黃三巨頭被時人譽為「廣西三傑」，其中的李、白兩人，自抗戰開始使出省縱橫捭闔，只留黃旭初以省主席身分在省內當家。就是由於他們這樣「分工」，所以又有人評說：李宗仁是高高在上的「家長」，白崇禧是真正當家作主的「家婆」，黃旭初是負責管家的大媳婦。黃旭初主席任期近二十年，名聲家喻戶曉。當時廣西省會桂林的一家小報「小春秋」，辦過一次時事測驗，有一題是蔣（中正）主席和黃（旭初）主席那個主席比較大？大多數受測者答稱「黃主席

」。黃氏威權之重，可以概見。他和李宗仁、白崇禧建設廣西成爲模範省，追求現代化，建設空軍，培養幹部（參見本期七十四頁馮瑣廣西航空學校），便是受廣西人民敬佩的政績之一。

廣西三傑若論威儀，除白崇禧器宇軒昂，南人北相，身高體重遠逾國人平均數之外，李宗仁、黃旭初都很矮小，欠缺壓倒一方的厚重。但黃先生從星相的角度來看，很具特色。他天性沉默，聲音輕柔，面部少有表情，眼睛特別細小，頭頂因落髮而形成一個很整齊規則的圓圈，頭邊上的髮卻相當茂盛。白崇禧晚年論相，曾笑稱黃旭初是活生生的廣西猿猴，孟子以「觀其眸子」判人心術，黃主席的「眸子」是「觀」不到的。黃旭初畢業於北洋時代設在北京的陸軍大學，這在當年的軍界是很顯赫的學歷，白崇禧不過出身保定軍校，李宗仁更只有陸軍小學底子，都遠不能跟黃相比。可是黃旭初極是安份守己，從做李、白的部屬起，絕對服從，從未生過覬覦之心，更不要說有非分的舉動。

早期李、白麾下的幾員戰將俞作柏、李明瑞、呂煥炎、楊騰輝，在外間引誘下，或賣主求榮，或另樹一幟，唯有黃旭初自始至終言必稱「德、健兩公」，忠心耿耿到底。

### 聰明果決一心三用

若論聰明，黃旭初似不在白崇禧之下。黃可以一心三用，他的親近部屬都能證明，他可以一面主持會議，聽取大家發言；一面接聽電話，與對方對白；同時持筆撰寫文稿。三件事同時進行，而在做會議結論時，他把各種意見歸納得清清楚楚；跟他講電話的從未有人抱怨他答非所問；那同時撰的文稿則幾乎無須改動便能發出。現在台北的前國大代表潘宗武，就當面領教過黃旭初一邊低頭寫文章，一面聽取報告的本事，這位當年廣西的年輕縣長，至今對他那位老長官欽佩無已，其實黃旭初在他面前，只不過拿出了三分之二的本事。聰明的人，多半不馴，任事容易出格，可是被頂頭上司白崇禧評爲「資兼文武，能軍能民」的黃旭初，卻能免俗

。白崇禧以為黃這種特質，跟他一生多受壓抑有關：少年時代父親嚴厲；婚配後夫人兇悍；出社會任事長官精明。熟悉黃旭初歷史的人，多認為白健公這個論斷一針見血，確實把握了要領。

### 事親至孝晨昏定省

黃老太爺是老派的讀書人，家教很嚴，黃旭初當了省主席，回到家裡仍須遵守家規。廣西省政府第一次舉行縣長考試，黃老太爺化名應考，高中第八名。他老人家一時高興，把名次在他前面的七個同年請到家裡便飯，開席之後，官居省主席的兒子黃旭初，不但不能上桌，而且要規規矩矩束手席側，為他的年伯們上酒、添飯。黃老太爺向他請來的客人解釋：進了我家，行的是家規，做兒子的只好如此；出了家門大家同尊國法，黃主席才是我們共同的長官。話雖如此說，有那個新科縣長吞得下省主席對的酒，嚥得下他裝的飯？無論黃老太爺怎樣相勸，氣氛就是熱烈不起來，那幾個尚未赴任的縣太爺緊張之餘，一共打爛了飯碗四個，潑了六個酒杯，最後才草草結束了這場事先不知底細的家宴。黃老太爺生前，一直與兒孫合寓一宅，黃旭初晨昏定省，至為周到，家中有任何大事，都先稟告老父請求定奪。那時廣西的幾個領導人，都是三十多歲的青年，活力很夠，世故不深，有時候會互相串門走動，起哄熱鬧，其中負責這種私人社交提調的

，是第四集團軍總參謀長葉琪。有一天在葉琪安排下，總司令李宗仁、副總司令白崇禧和葉琪等三對夫婦，到黃旭初家中做客，當時黃老太爺不在家，這幾個廣西最高層的巨頭在盡興之後，正擬打道回府，黃老太爺適從外面進來，臉上陰沉，毫無喜色。葉琪平素嘴甜，他看出情形不對，唯恐傷了李、白兩位老總的面子，趕快上前迎著黃老太爺，邊笑邊說：「老伯，今天你老不在家，我們來打擾了半天，小侄代表兩位老總，向你老辭行！敬請恕罪！」這算得很得體的場面話，換了稍微通達的長輩，必定是以客氣對客氣，打個哈哈皆大歡喜了事。可是黃老太爺卻不管什麼老總不老總，他鼻子裡哼一聲，沉著一張老臉回道：「葉翠微（葉琪號翠微）你們來既不問，去何必辭！」說完就自顧自到內進去了。白健公晚年回憶這一幕，還連稱黃老太爺為人古怪。

### 喜怒不現雅而不俗

黃旭初一生沉默寡言，事無論公私，非不得已絕不開口，對長官、部屬都是如此。從他臉上幾乎完全看不出喜怒。但他每一發言，都帶著一股淡淡的幽默，顯得雅而不俗，絕不是少學的粗人。抗戰勝利之後，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是孫科當行政院長，孫也是個不愛講話的，對於半獨立狀態下的廣西，講話更是輕不得重不得。黃旭初以廣西省主席身分到南京謁見孫科，兩人在行政院長會

客室中對坐，冷眼互望，幾乎全未交談，二十分鐘後黃鞠躬而退，孫則只微微欠身，一言不發。這件事在當時的官場被當作笑話。民國五十年筆者聽白健公講這段軼事，覺得有趣，記在心裡，有次經過香港，到九龍加連威老道黃公館拜候黃老伯，他那時正在香港「春秋」雜誌上發表回憶錄，我遂問他還記不記得跟孫科這次會見？旭公露出難得的笑容，答稱記得。我再問省主席見行政院長怎麼可以不講話？旭公回答說：「不講話就是講話！」後來我慢慢悟出個中道理：廣西省主席只聽李、白指示，對於代表中央的行政院長當然沒有什麼好講的。

### 家有悍妻無方管教

黃旭公有個很特殊的習慣動作，他只要不握筆，兩隻手的手板便互相磨個不停，這個動作表示他正心神集中，深入思考。黃的許多部屬認為，他磨手板心是下決心的必經階段。廣西淪於中共之前不久，黃旭初奉命將省政交卸給李品仙，他主持任內最後一次省府委員會後，他的一批多年親信歐仰義等圍著他請示今後何去何從，大家都希望黃能有斬釘截鐵的指示，有人表示要立即變賣家產，準備上山跟中共週旋到底，可是黃旭初還是細細磨著手板心，在鴉雀無聲中過了一會，黃才說了一聲：「這次不行，走得動的都要離開！」

黃主席夫人之悍，在當日廣西高層盡人

皆知。黃夫人宋綠蕉女士跟旭公是遵父母之命的結髮夫妻，黃旭公真是怕她。但宋女士很知分際，只對家事發騰作主，從未聽說他干涉省政，插手公務，這一點跟李宗仁的如夫人郭德潔很不一樣。黃夫人到省政府裡鬧事只有一次，那是黃主席用了一個姓雷的女秘書，這在風氣保守的廣西是件大事，有人密報於黃夫人，她覺得這件事性質嚴重，必須及時親自處理，便帶了一批人衝進省政府主席辦公室，將雷明小姐揪出，在大樓前的廣場上痛打一頓，並把搜到的雷女衣物等堆在那裡，潑上煤油，燒了個乾淨。對於黃夫人這種動作，黃旭公竟沒有任何表示。事聞於白健公，他發話下去，說這樣搞不成體統，要黃夫人知所收斂。那時廣西官民人等沒有敢抗白健公的，自他說了話，黃宋綠蕉沒有再到省政府去採取過什麼行動。

### 庶出嬌兒歸宗有阻

宋綠蕉沒有受過正規教育，知識淺陋，成了省主席夫人後，出過不少洋相。白崇禧夫人因為看宋的笑話看得多，晚年回憶起來，說過一句話：「如果我是男人，這種老婆我就不會帶出去應酬。」據說抗戰期間有一次張治中、蔣經國經過桂林，黃旭初夫婦以地主身分請他們吃飯，黃夫人在酒席還沒開始就開了兩個笑話。那時汽水剛被引進到廣西，一上席各人面前先斟上一杯，黃夫人大約是頭一次看到這種東西，突然大喊：「旭

初，你看，這種水會起泡泡哩！」黃旭初聽了，竟順著夫人的意思，補充一句：「嗯，真是奇怪，水會起泡泡！」把那眾人錯愕的場面應付過去。正在桌上的其他幾位廣西貴夫人覺得丟臉的時候，黃夫人一手拿起一個先上席的酸辣椒，猛咬一口，裡面的酸水四射而出，洒了主客張治中、蔣經國一臉。

黃氏一門逃難到香港之後，有一天黃旭初把在港的幾個廣西老前輩請到家裡吃飯，事先也沒說什麼事。酒過三巡，黃旭初很正式地說：「今天請各位鄉長到舍下，是因為有件事，要請各位仲裁定奪。各位都知道兄弟門中人丁單薄，夫人宋氏只生長子永良。兄弟在外有一房妾氏，生有一子，兄弟現在想把他收回歸宗，不知是否可行！」黃旭初說話時態度誠懇，在場的廣西元老們當然是順著他的意思表示讚成。正在這興頭上，黃夫人從臥房中衝出來，把電燈全部關熄，口中大聲說著：「什麼豬老狗老，我家裡的事要你們管？真是三個鼻孔多出氣！」等於是把全部客人轟走。有一個老人氣不過，一面出門一面叫：「旭初，你老婆這是什麼話？你要不制裁她，我從此不跟你做朋友！」雖然如此，事後也並未見黃旭初對夫人採取什麼懲戒行動。

### 有為有守順其自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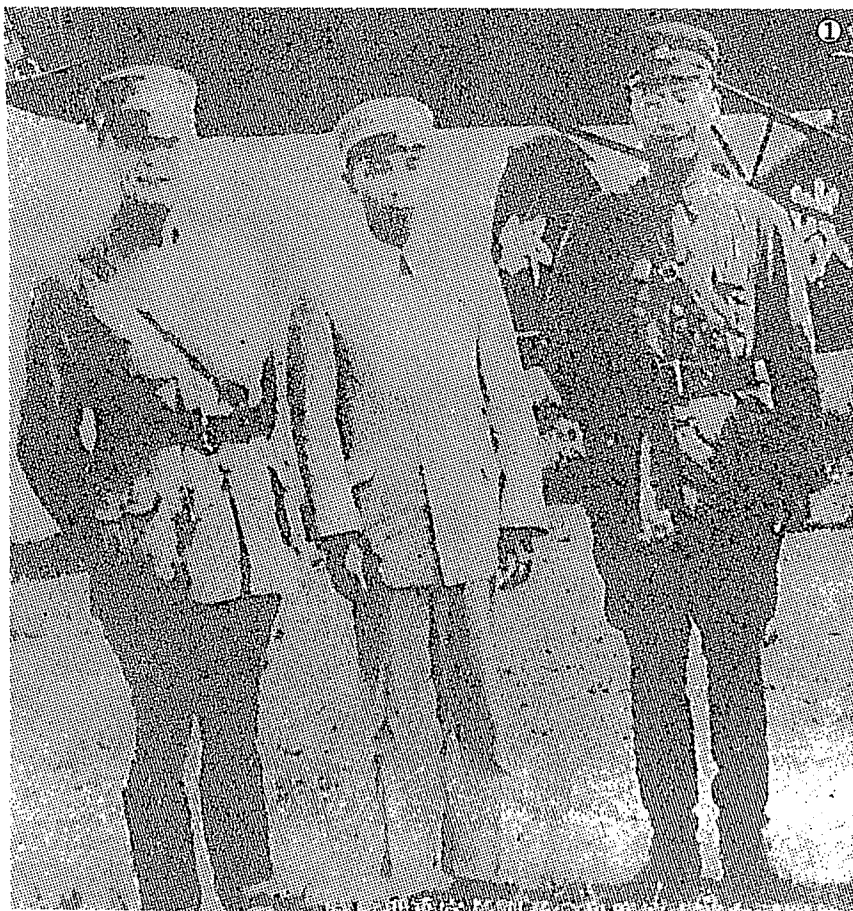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八年底廣西逃到香港的人很多，大家都沒有生活依憑，稍微拉得上關係的，都

到黃旭初處要接濟。黃實在無法應付，就到日本去住了一陣，直到無法生活下去才又回到香港。那時因為對他有所求而未遂的人很多，不免生出許多閒話，如說他是裝窮之類。其實黃是真沒有多少餘錢，他雖做了近二十年廣西省主席，但廣西本來就窮，省主席也是公務員，比一般人好點也不多，不可能有太多積蓄。四十九年他發現患癌症，住進香港瑪麗醫院，筆者曾兩次去看他，他住在三等病房中，一個統間裡好幾十個病人，情況很是悽慘。後來院長「查房」，那院長在抗日戰爭期間，香港被日軍佔領時，曾逃到桂林，認識黃旭初，現在發現他竟在免費的最低一級病房中，很是不忍，才主動給他升到比較少的二等病房，並提出要給他施予鉅六十放射線治療，但說明經這種處置後，最多只有十年壽命。黃旭初經考慮後拒絕了院方的好意，他說生命要順其自然，不能自設上限，有負上蒼。後來證明他這個看法是對的，他又活了不止十年。黃旭初在香港時，政治上已無任何力量可言，但他畢竟曾是「桂系」首領之一，中共的「統戰」仍把他列為爭取對象。有一次他對筆者說：「為政要去太亟，這是中國的心傳。我自問沒有把共產黨拉下來，自己再坐回去的意思，他們要是做得好，老實說我也靠攏了！但是共產黨凡事極端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我可以討飯，可以自殺，不會投到他們下面去的！」他日後的行為證明他這番話是真誠的，老總統蔣

中正過世的時候，他不顧自身老邁體弱，而到台灣奔喪。在台北他被接待單位安排住在「自由之家」，筆者前去看望他，並代表中

央日報對他做了一次採訪。他送我出到旅舍門口，忽然指著那店名說：「自由對人類很重要，這次我住在自由之家，很有意思！」

這是筆者自有機會向他請益以來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聽到他講帶玩笑色彩的話。他回香港不久，就去世了。



① 一九三六年黃旭初（中）與白崇禧（左）潘宜之（右）合影。

② 作者粟明德（中）與胞兄粟全德（左）、胞弟粟林德（右）合影。

